

风水命理小说

17K.COM

新浪原创
XINLA ORIGINAL

斩龙

工 女 水 师

红尘著

三寸罗盘收尽天下苍生 一犀灵穴翻覆乾坤命脉
龙，已动，山河变色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斩龙

红尘著



女水师

斩龙女水师

著：红尘

责任编辑：黄冰

文字编辑：熊姗姗

封面设计：N2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莹莹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社址：南京湖南路101号 邮编：210002 电话：(025) 83211111

发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印刷：南京印刷厂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50千字

印张：19

插页：1

版次：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9-2769-2

定价：26.00元

(江苏文艺出版社地址：南京湖南路101号 邮编：210002 电话：(025) 83211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 1/ 红尘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9-2769-5

I. 斩…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671 号

斩 龙 I ——女风水师

著 者: 红 尘

责任编辑: 黄 欢

文字编辑: 席姗姗

封面设计: Z2 工作室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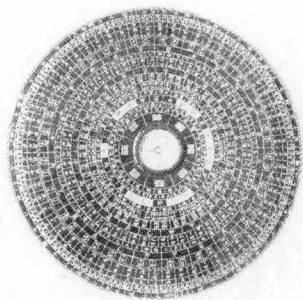
彩 插: 1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769-5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Z H A N L O N G

人物介绍

绿娇娇

绿娇娇

故事的主人公，身负家传绝学阴阳风水术的少女，终日一袭绿衣，游荡于陈塘风月间经营自己小小的算命生意。这是个美丽的女孩，也是个贪财、狡猾、好色、不良嗜好一大堆的女孩。在自己独居的家宅被官府中人蓦然席卷之前，她的生活一直都维持着空虚而平静的状态。……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

安龙儿

绿娇娇使用计用诈自江湖卖武班子中买来的少年，天生异相一头黄发，忠诚正气沉默坚韧，一切都在绿娇娇的计算中，除了……他在风水学方面的超人天赋。最初，绿娇娇只是想把这个小孩放在身边当作棋子使用，但人算不如天算，在漫漫而危险的旅途中，她发现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安龙儿，已经向着一代玄学大师的方向，越来越接近。

杰克

自花旗国漂洋而来的浪子商人，亦是手握连发洋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金发、高大、英俊的他以一身洒脱的牛仔装扮第一次出现在了绿娇娇面前，那个时候，简单爽朗的杰克怎样也不会想到，自己将被这个神秘的女孩子牵扯进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中……

安清源

大绿娇娇十余岁的兄长，于朝野为官，亦负绝顶风水术。兄妹多年难得一见，而于佛山城内蓦然发生的一场邂逅却让绿娇娇不禁对他的来意半信半疑。安清源同自己的妹妹一样，背负了一个风水家族代代相传的秘密。



人物介绍

国师

身分莫名的男子。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廷，减少天下战乱，他带领着国师府一众玄学家在不为人知的风水领域，不择手段地与天运对抗。他所拥有的玄学功力，让绿娇娇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对手强大得难以想象。

洪宣娇

洪秀全之妹，拜上帝会女子宣道会的主办者之一。大方爽朗、英气勃勃，通兵法怀天下，善武勇强智谋，这是个希望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的女子。她与绿娇娇的过命交情决定于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水变节之中，那个时候，她用黄金万两，买下了大清江山！

孙存真

全真派修玄者，使棍，擅武，亦通风水之术，是朝廷四处借调的人才之一。

这是一个没有脸的人，一个被命运摆布，而又摆布了命运的人。在直面了绿娇娇、而又被利用自己的朝廷辣手追杀时，他作出了一个需要莫大勇气的决定——放弃自己的八字。从此他在天道之外，在宿命之外。从此，他是《斩龙》这部故事中最自由的存在。

孟颀

通风水，善谋略，温文儒雅且极懂得察言观色的中年男子。身分是清城一个小小贪官的随行师爷。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翠玉

杰克路遇的妓女，一个与绿娇娇颇有几分神似的女孩。当命运欺上头来时，她不开心，她会反抗；当宿命无法改变方向时，绿娇娇伸出手，为她改变了宿命的质量。



第一章 陈塘风月·1

平康通衢位于广州西边的陈塘，离白鹅潭也就一二里之遥，走路过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一炷香的路程，连上白鹅潭上的花艇，所有经营大都是风月场所。那个年代，这片众生相被称为陈塘风月。

第二章 私生活·10

在镜子的背后，用暗红色的朱砂画着一些由曲线连接着的小圆圈，组成了奇怪的符号。绿娇娇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用风水杀人的连环局，这个杀局叫做……鬼镜照堂。

第三章 神枪手·34

“打中啦！”绿娇娇双手举起庆祝，一转身跳起来，顺势就向杰克的脖子抱去，挂在杰克身上。杰克比绿娇娇高大得多，也高兴得用双手架住她的腋窝，像举起一只小猫一样举起绿娇娇转了一圈。在旋转的欢乐中，“砰”！又一声枪响，手枪在绿娇娇手上走火。

第四章 天子风水·54

绿娇娇一言不发地抽烟。突然，她对安清源说：“大哥，你觉得有人在跟踪你吗？”安清源一怔：“没有啊，我一个穷京官，办科举之事的公差，有什么值得人跟的？为什么这么说？”绿娇娇说：“我刚才在家里用小六壬算出来，昨天进来的人是官家人……你……没有算出来吗？”

第五章 九字印·74

解铃还须系铃人，风水引起的问题当然只能用风水解决。绿娇娇用了一连串风水魔术把人救活，心里却产生更多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全部带着刀？为什么事发生在中秋节？和广州城发生的郭姓命案是巧合吗？绿娇娇决不会忘记，她的这次江西之行，正被一双无形的手安排着。

第六章 月映明堂·94

在风水中，光线和声音都有扰乱精神的力量，如果用高层次风水邪术催动光线和声音，就会形成致人癫狂而死的风水煞气。而水与月，辅以这个危机四伏的时间与方向，就成了杀人武器。

第七章 洪门暗号·113

温汉风听到绿娇娇念出这几个数字，又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过身。杰克的右手闪电一样拔出左轮手枪，哗啦一声，右手拇指同时扳开枪后的击锤。温汉风眼神锐利地看向绿娇娇时，枪已经指住他的头。

第八章 吊魂咒·131

她用更低的声音对安龙儿说：“他那碗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指针，但是他的针不是指向南方，而是永远指向我……”安龙儿问道：“娇姐，那是什么东西呀？”绿娇娇吸了一口气慢慢在安龙儿耳边说出来：“那是‘阎王吊魂咒’……”

第九章 白鹤点水·156

绿娇娇说的话，包含着玄学里的一个大原理。

玄学中任何一种术数存在的本质，就是为了改变命运，如果大家都当命运的顺民，逆来顺受闷吃亏，天下根本就不会有玄学。

第十章 无脸人·177

绿娇娇被这张脸吓得目瞪口呆，全身僵硬着不会动弹，只会不停尖叫。

无脸人不管她的尖叫，右手接住绿娇娇的拳头后，把她双手交叉扭到背后，用左手压住，右手从自己身后抽出短刀，再次架到绿娇娇的颈上。

第十一章 三尸神·194

她见到孙存真已经完全昏迷，刺在他身上的针抖得越来越厉害，连插在背后的三支黑箭都开始抖动起来。他全身慢慢地冒出黄色的浊气，三百六十个穴位全部有黄色的小虫头在蠕动爬出，情状恐怖异常。

她对下面的大汉们叫道：“把绳子全放了，把他扔到水缸底下！”

第十二章 醒狮雌威·214

她看对手离开酒埕青，自己伸手就去解酒坛子的铁钩，右手搭到白瓷酒坛子的红绳上，她心里禁不住狂喜，终于得手了！就在这瞬间，握着狮头的左手突然一松……

第十三章 袖里藏刀·232

前方连绵的山脉比普通山脉的色泽更深更黑，再走近一点，众人看到面前有一个大湖，在大湖的最远处，有五道山岭从山脉高处跌宕入湖，聚向湖心一个小岛，湖面的形状也因此被划分得有如五指金龙爪。湖山相衬之下，这个地形其实更像五条大蛇从山上爬入湖里，果真是个五蛇下洋的大格局！

第十四章 我命在我·252

“我命在我不在天？”安龙儿若有所思地重复绿娇娇的话。

绿娇娇吸一口烟说：“每一个修道的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十五章 皇朝劫数·266

绿娇娇任由孟颀扯住她的手腕，双眼冒火似的盯着湖底不断扭动翻滚的白线。

难道这就是天意？破去一个五蛇下洋穴，却震出一个潜龙吞金穴，这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大清要亡了！



Z H A N L O N G

第一章 陈塘风月

秀丽壮阔的珠江穿过广州，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在江面上游弋如鲫，川流不息。

白鹅潭上停着上百只花艇。花艇是木造的双层大船，每层可以摆下十几围大饭桌。花艇代表着广州的浮华，是广州最穷奢极侈的烟花之地。每晚在花艇上美女如云，达官商贾不惜在这里千金耗尽，流连温柔。花艇里三层外三层地靠在岸边，船舷接着船舷，船船相通有如迷阵。

绿娇娇走到珠江边上，跳上密密麻麻的跳板，熟练地左右穿插在各船的甲板之间。

绿娇娇人如其名，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绿色，在花花绿绿的大船里走动，很融合环境也让人眼花。

此刻她走到其中一条花艇的前甲板，甲板前开着半圆的大拱廊，拱廊上一块云纹黑匾写着“天德”两个金字，是这艘花艇的名字。

天德停在船阵的最外围，离岸最远，离江心最近。从泊船的位置来说，这里的风景最好不过。

站在船上，可以看到广州江面上最广阔的天空，三条河道在这里交汇，水流却平静缓和，白鹅潭的中间停着一艘更大的商船，一看就知道来自西洋，经历过无数风浪。

绿娇娇手拿一把小团扇，遮住斜射过来的阳光，抬头看上花艇二楼。

“兰姐，兰姐在吗？娇娇来啦——”

绿娇娇的声音娇嗲而造作。

“唉，我在这里——”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殷勤地回应绿娇娇。

下午的花艇最平静，客人们玩了一晚上，醉的醉，困的困，在天亮前后都会离开。

船上的姑娘们被客人折腾了一晚上，白天要好好睡觉，准备迎接另一个喧嚣无度的夜晚。

只有厨子们在准备晚上的酒菜，佣工阿嫂在收拾残局，船主在清点一晚上的收获，好好考虑一下有什么新玩意儿可以安排给客人玩。

兰姐是“天德”的船主，船上的事情全由自己一手操办。此刻她从二楼走下来，像欢迎恩客一样亮出灿烂的笑脸。

“娇娇姐你来啦，哎呀，真是辛苦你了，还要你亲自来走一趟。”

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绿娇娇身边，挽起她的手，那亲热劲儿像见到多年没见的亲姐妹。

绿娇娇的亲热一点儿也不比兰姐少，双手也牵住兰姐的手说：“兰姐可真是漂亮，这双眼睛都会说话了，看得娇娇都心跳跳呢。”

“哪里呀，哪比得上你年轻可爱，娇娇小小的还长得有前有后，要是你晚上来我们船上坐坐，还不让那些公子哥儿挤沉我们‘天德’啦。”

兰姐职业化地打起风月场所的哈哈。

绿娇娇低着头，用扇子掩着自己的笑脸，以示有点儿不好意思。

兰姐嘴上不停，人也不闲着，马上招呼绿娇娇上二楼，到窗边的桌子旁坐下。绿娇娇选了一个背光的位子。佣工大嫂冲好茶。夏天的南风轻轻吹过，茶香很快溢满花艇。绿娇娇放下扇子，端起茶杯轻轻吹一下热茶，呷了一口，杯沿上印出一个红唇印。

“好香的龙井茶，谢谢兰姐。”

兰姐说：“这是一位浙江布商送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呢。”

绿娇娇说：“兰姐最近生意很不错，财帛方面没什么好烦恼的。”

兰姐笑得很开心：“是呀，上个月新请了几个琵琶仔，歌艺很不错，更难得舞跳得好，其中一个叫绮翠的小姑娘，在小盆景茶几上跳舞，一双小脚配上紫纱长裙子真是噱头十足。”

“那兰姐是要问男人的事喽？”绿娇娇问道。

兰姐笑咪咪地眨眨眼睛：“呵呵，绿娇娇名不虚传啊，果然是神算。”

“哪里，人之常情而已。”绿娇娇谦虚了一句。

兰姐接着说：“有个恩客出手很大方，这个月常来这里，叫什么姑娘都不喜欢，可偏偏老找我喝酒。”

绿娇娇说：“这位恩客大约有五十岁了吧？”

“是哟，你什么都能猜到呀。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也谈得来，谈着谈着就说到了成家的事，吓我一跳呢。老实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不过我也几十岁的人了，出身也不好，想的事多啊。”

“而且你很担心遇上老千，骗财骗色。”

“所以嘛，才请娇娇姑娘来算算，看这事是虚是实。”

兰姐说完喝了口茶，看绿娇娇的反应。

绿娇娇说：“那送你这茶的应该就是那位客人喽？”

兰姐的笑容有点幸福地承认了这事。

“那请兰姐报出你的生辰八字吧。”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初九，亥时生。”

“大姐是十一月亥时？那大姐今年行年四十岁，从小到大奔波不少地方了，理应不是广东人。”绿娇娇脱口道。

兰姐不自觉地应了一句“对啊”，眼神里现出惊奇。

绿娇娇脸色平静下来，双手同时掐指运算，尖削苍白的脸在下午耀眼的水影里显得冷若冰霜。

兰姐话音刚落，绿娇娇抬起头，脸上重新挂起媚笑。

“兰姐广府白话说得好，但是老家在西北，家里还有老人孩子呢，一个女人能这样把持一个家，真是不容易。”

兰姐一听这话，表情凝住了。绿娇娇看在眼里，突然问：“你老公二十年前就瘸了，伤的是左脚还是右脚？”

兰姐双眼睁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大，喃喃地对绿娇娇说：“伤的左脚，一直没有治好……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这些家里事……姑娘你可真是神仙

啊……”

兰姐再也笑不出来，一转脸望向窗外江心。

一阵尴尬的平静后，兰姐先开口说话：“我也知道家里有男人，钱也没少汇回去，年年都有两次庄票汇到乡下。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做什么都不能跟家里说，还不能回家……唉……”

兰姐长长地叹一口气，停了一下，低下头小声地说完下句：“哪里有脸回家呀……”

绿娇娇伸手握住兰姐的手放在桌上，一边拍着一边对兰姐说：“家里有你汇钱回去，把孩子们拉扯大是他们的福气。孩子没有缘分在你身边，是他们的命。你做得已经够多了，想想自己，天经地义。”

兰姐在风月场上多年了，已不再是感情丰富的人。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有感情的女人，根本不能在欢场上生存。但听完绿娇娇的话，她眼眶一下湿润了，双手更紧地握着绿娇娇的手。

绿娇娇可不会感动，她天天都见这些事情，说麻木也好，说习惯也罢，她只知道这个世上，苦命人比好命人多，但是好命人的钱好赚。

那些安慰只是套话，能套出钱的话。

绿娇娇看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用手摇着兰姐的手说：“兰姐，我平时答事只收一两银，今天给你答事，我收五两银子。”

兰姐一听到银子涨价，连忙回过神，花艇东家的本能又发挥出来。

“哟嚯，我怎么有这么大的面子呀？娇娇姑娘能给个加收的道理吗？”

绿娇娇说：“兰姐，我这是给你报喜啦！你的生意从下个月起还要做大，到秋天时赚钱是现在的一倍，你是大老板啦，我收少了丢你的脸呀。”

兰姐一听，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是啊是啊，这也是我本来想问的事情。我和旁边的蓝色花船谈过，他们愿意把船卖给我，价钱一定不会低，我正在想这么干会不会亏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这五两银子，值得值得。对了，我这船叫‘天德’，新船改名叫‘月德’，你看好吗？”

绿娇娇说：“新船改名字可是要另收润金的呀。不过兰姐爽快，是个发财的人，我也不能小家子气，以后给我介绍些生意就是了。”

兰姐赶紧点头，绿娇娇继续说：“天为阳，月为阴，天德月德是阴阳之合，本来最好不过。天德的牌子用黑底金色，阳中取阴对你还是旺财的，

但那艘蓝花画舫起名月德的话，就要改个黄红色，以求阴中取阳，达到阴阳平衡，才好发财。”

兰姐听了，很高兴地说：“活神仙说行，一定就可以了。那位……”

绿娇娇也笑着说：“兰姐不要心急，太阳还没下山呢。请不要见怪，你能先付润金吗？”

兰姐求测心切，连忙说行，转身走入账房里拿出五两银票交给绿娇娇。

绿娇娇说了声“多谢”，双手接过银票时，向兰姐慢慢地欠一欠身，然后收好银票，抬起头把没有说完的话说下去：“你今年命中偏官透出，无制成杀，但偏偏桃花同现，成桃花带杀的凶局；而你今年生意不错，刚想做大门面，流年里财星大旺，财星催动杀星，则财越旺，杀越旺……”

说到这里，绿娇娇停顿了一下，她很清楚兰姐有话要问。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能讲明白些吗？”

兰姐从一些字眼里，从绿娇娇的语气里，听出了不对劲儿的感觉。

绿娇娇接着说：“简单说就是你财运很好，但是财运会引起杀身之祸，而这杀身之祸，和男人有关。”

兰姐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在琢磨绿娇娇的话。

绿娇娇继续说：“你钱赚得越多，越危险。”

亮晶晶的冷汗从兰姐的额头冒出来，她一时想不出有什么要问的。

“你提到的恩客有可能是老千，一般是先拿心，进房了再套钱。”绿娇娇说，“一般的花艇姑娘没什么钱，千不千也罢，给钱买就行了，可像你这样的老板娘却最是老千喜欢的下手对象。如果他就是老千，花了这么多钱，不得手不会罢休。”

绿娇娇又停下来，手里转着茶杯，在等兰姐的下一句话。

“那怎么办？”这是兰姐必然会问的一句，尽管声音有些不自然。

绿娇娇说：“兰姐你是好人，听姑娘们说你对她们也不错，我会帮你的。你能开花艇，也不会没有大爷照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事挑起来了，争斗起来对谁都不好。我想这样吧，你请那位恩客打个茶围，不要收钱，在桌上放三只杯子倒上茶，排成直线，茶壶嘴对着第一个杯子，然后过去收了多少钱都原数奉还，你先喝中间一杯，然后再重新斟满，请他喝茶。行内人自然就明白了，一般说他也会喝中间那一杯，然后收钱离开，以后都不会再上这里找你。”绿娇娇一边说，一边在桌上摆出这个茶杯阵

给兰姐做示范。

“为什么呢？”兰姐又问。

绿娇娇连忙说：“这就不能告诉你了，呵呵，请不要见怪。”

兰姐对绿娇娇佩服得五体投地：“姑娘年纪轻轻就精通算命，还有这样的江湖经验，真是神人啊。”

绿娇娇的笑容妩媚如初，她微微点头说：“雕虫小技而已。”

离开花艇，太阳已经西沉。

兰姐安排佣工大嫂送绿娇娇上岸。到了岸上，绿娇娇从钱袋里掏出一小串铜钱放到佣工大嫂的手里：“谢谢阿金嫂，这是你的一百文钱，以后还请多关照娇娇。”然后微笑着欠一欠身行了个礼。

阿金嫂收了钱乐呵呵的，嘴里忙说：“一定一定，娇娇大姐慢走啊，呵呵……”

金色的霞光，映出绿娇娇孤独的影子，在窄窄的长巷里更显清瘦。绿娇娇的手里吊着一壶酒。今天晚上，陪伴她的只有这壶酒。

入夜，绿娇娇的家四周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平康通衢一路都是大寨。“大寨”是当时广州人对高级大型妓院的俗称。

黄昏后的平康通衢，从路口就有大寨的龟公开始迎客。一旦有客人到，各妓院的龟公们马上会恭迎上前，分清楚客人想到哪一间妓院后，就会开始大声传报：

“张公子到——”

“宁大官人到——合和酒家准备款接——”

“罗府客人齐大人到——桂花楼恭迎贵客——”

声音拖得很长，一层接一层地喊进去，形成嚣张的声浪，直抵花筵地点。如果有最尊贵的客人，还会像过年一样，在门口点起大串的炮仗，炸个满堂红。

二楼的姑娘也会趴到栏杆上，等自己的恩客到来。一旦远远见到自己的恩客，就会挥手大声招呼公子的大号，莺声燕语嘈杂而热闹。

一队队花客在招唤声的引导下大摇大摆鱼贯而入，男人的虚荣感则被刺激到了极限。

万花馆也在平康通衢之上，楼高三层，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寨子，姑

娘们才艺出众，相貌也长得漂亮；老板姓肖，是性情风雅之人，调教出来的姑娘除了吹拉弹唱，还有会吟诗作对的，使得万花馆在平康通衢里别有风格，很吸引有钱的文人集中玩乐。

万花馆旁边是馨兰巷。从巷口进去，走过万花馆侧面的山墙，就是绿娇娇的家。

这是一间小巧典型的西关平房，绿娇娇住在这里已有三年。

晚上绿娇娇可以在床上听到万花馆里面的全部声音——

传唤声、招呼声、厨房的摔锅声、弹琴唱曲、妓女们的浪笑叫床、豪客们的高谈阔论、龟公老鸨打骂妓女……所有声音组成一个大网笼罩着绿娇娇一年前买下来的家。

绿娇娇的家有三个房间，走出去是天井，就是一片露天的平地，中间还有一口井。

这口井对绿娇娇的家最重要，女孩子如果为了打水洗衣天天在巷里进出，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也因为有这口井，这栋房子在馨兰巷的售价几乎最贵。

从天井再走出去是一个客厅，打开木门，从客厅可以看到馨兰巷。

绿娇娇三年前来到这个城市，马上就选定了这个地方住下。

对她而言，人多的地方才适合一个独居的女孩子出入；女孩子多的地方，自己才不显眼。

而城市里，人多女孩子多的地方除了妓院没有别的选择。在这里，绿娇娇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大量的顾客。

一个女孩子要开馆给人算命，无异于找死——天天上门闹事寻欢的流氓和找便宜踢码头的江湖中人，绝对会比客人多。再说了，开命馆是要交税的，绿娇娇可不想犯傻。

尽管做风水先生很赚钱，但是一个女孩子要做风水先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风水先生的生意包括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些场合女人连进都不能进去，也不能看，雇主压根不会请一个女人做风水先生。

绿娇娇想安全地赚到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女人堆里找生意。

平康通衢位于广州西边的陈塘，离白鹅潭也就一二里之遥，走路过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的路程，连上白鹅潭上的花艇，所有经营大都是风月场所。那个年代，这片众生相被称为陈塘风月。

一个女孩子要在这里找到女顾客，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且，这里的女顾客往往手头上都会有些钱。

妓女们很多是卖身为奴，上茅厕都有用人大嫂看守着，出门的机会少之又少。实在很有必要走出大门的话，也都是数条大汉严阵以待的架势。

也有些自由妓女本身是东家，和店东合股投点钱，有生意一齐做，年底再分账。这种妓女一般年纪不轻，因为年轻的姑娘还没有存到钱，有两个钱又年轻的话也不用做妓女。有点钱，还要做妓女的人，都铁了心这辈子不嫁，年轻漂亮的自然很少，在陈塘这种高级场所的老妓女更少，达官贵人不会在一般的半老徐娘身上花钱。

还有一种年轻漂亮又自由的妓女，也叫“先生”。这种妓女可不是受迫害的底层女性，她们素质很高，仰慕的恩客很多，而成为各妓院之间重金争夺的赚钱资源。请一个“先生”入门，有如接过来一个格格，“先生”入门后，就会带来一大批花客。这种妓女想不自由都难。

因为这样，想算个流年问问事情的姐妹多得很，却不是每个姐妹都可以走出门口上命馆求测，那可以上门给女孩们算命的绿娇娇正好对上客路。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出入花巷，只要自己愿意，可以在白天毫不起眼。只要没有男人知道绿娇娇的家，她的生活总是平静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绿娇娇觉得只有烟花之地，才是自己待的地方。与妓女为伍，才是自己应有的结局。

绿娇娇侧躺在天井的竹床上。

月光斜照进天井，照不到暗处的绿娇娇。

晚上点灯没有必要，绿娇娇的家在万花馆的辉煌灯光下，光线足够。而点了灯的家，并不利于女孩子独住。

唯一忽明忽暗的小亮点，是绿娇娇放在床边的烟灯。

来到广州不久，绿娇娇就抽上了鸦片，鸦片可以给她片刻的宁静和忘却。不过，也给绿娇娇增加了银子的负担。

鸦片很香，让人舒服又解乏，但却是越抽越要抽的东西。

刚开始是一天几泡烟，后来是一天十几泡烟。绿娇娇不会抽便宜货，起码也要云南上好的陈年熟烟，一两银子一两烟，也就只能抽一两天。如果有英国船运来的印度货当然更好，但也更贵，上好的货色一两烟膏要二两银子。

银子啊……银子！

绿娇娇心里喜欢这种忙着想银子的感觉，这样想别的事会少一些。为钱发愁，在她而言是单纯而快乐的。

绿娇娇深深地吸一口烟，静静地躺在竹床上等烟劲上来。

人开始变得轻松，天空也开始发亮，星星渐渐有了颜色，自己空洞的感觉就是四周的事物都很实在。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这一刻的虚无最幸福，这样沉沉睡去才不会有孤独感。

半夜醒来，绿娇娇格外地清醒。

万花馆的声音小了一些，该上房的客人都上房了。月光移到了天井的另一侧，洒到绿娇娇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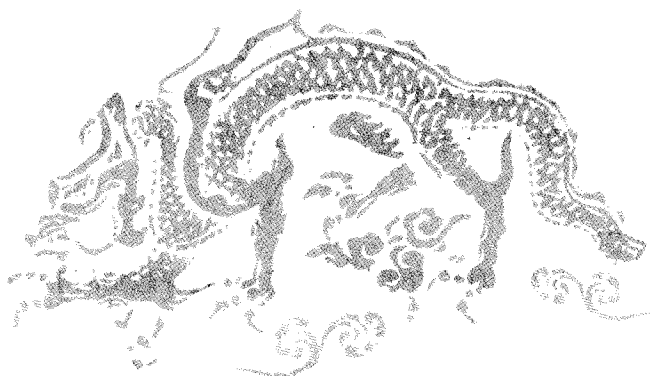
她提起桌上的高粱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广州人很少喝高粱酒，这里难得有酒量好的人。

绿娇娇酒量也不好，喝高粱酒容易醉，醉倒就可以睡去。

一杯，两杯，三杯……

绿娇娇在醉倒之前，脑子里不停地在想一件事——明天她要去买一个人。



乙 巳 年 十 月 二 日

第二章 私生活

梳洗后的绿娇娇清纯单薄，不施粉黛的样子一看就是十七八岁。

今天不适合穿艳丽的衣服，也不适合涂脂抹粉。一身水绿色窄衣使绿娇娇显得楚楚可怜，再编上一条长辫子，像个大户管事丫头的样子。

一身素衣的绿娇娇走出家门，刚好邻家的大哥也要出门，照了个正面。

“哇，娇娇，今天特别漂亮，啧啧啧……”这位大哥边说边上下打量着绿娇娇。

“幺哥好，要回衙门啦？”绿娇娇熟络讨好地问着安。

幺哥名叫邓尧，因为尧字和幺字谐音，街坊叫着顺口就成了幺哥。这人在衙门当捕头，三十岁上下，长得粗粗壮壮，五短身材，穿一身灰色长衫更显得矮实。幺哥为人老实，虽然是个公差，但是平时对邻居却客客气气没有架子，挺能互相照应。

在绿娇娇搬到馨兰巷后不久，幺哥一家四口就搬到了这里。四周住客有一半是妓女龟公、妓院佣工，但幺哥却从来不会开些下作玩笑调戏妓女，也不会仗势欺压龟公用人。